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百二十四五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馮士新

謄録監生臣徐紹城

五禮通考卷二百二十四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賓禮五

會同

蕙田案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自朝宗覲遇外即及會同會同之禮於古無見然禹貢有西海會同之文左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

其禮殆昉于此乎周官所載會同之文不一而足天官大宰春官肆師司几筵諸職則名之為大朝覲蓋朝覲之禮行於國中所接見者不過一方一服之諸侯會同則六服偕來為壇壝宫于國外五等諸侯同時旅見又有祀方明及盟約之法皆朝覲所無故云大也若在境外則六軍之士從行馬牛輂輦糧食畢具大率如軍旅之役故周官每以會同與

軍旅師田並舉誠重之也若諸侯遣使來聘天子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則曰小會同故大司馬大祝大史小史諸職又稱大會同以别之春秋之世天子不行會同而霸國大侯假此禮以行之非周禮之舊矣今據周禮諸書以補儀禮之闕云

書禹貢四海會同傳四海之内會同京師

周禮春官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

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歳王如不廵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廵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歳終則徧其順服者皆來朝覲　疏時見諸侯有不順王命者不來其順服者皆來朝覲天子一則顯其順服二則欲助天子征討故來也云既朝覲者若不當朝之歳則不須行朝覲于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歳者則于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于廟也大行人云十二歳王乃廵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廵守王制及尚書所云者是也若王有故則此殷見曰同及大行人云殷國是也云殷同者六服衆皆同來言殷國者衆來見于王國其事一也云四方四時來朝終歳則徧者若四時服數來朝則當朝之歳大行人所云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年朝男服三年朝采服四年朝衛服五年朝要服六年朝各隨其年而朝若殷見春則東方六服盡

來夏則南方六服盡來秋則西方六服盡來冬則北方六服盡來故云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也

王氏詳說時會則事出非常故無常時殷同則有常時亦如常朝之歲但會同之禮因朝覲之時行之故又曰大朝覲

鄭氏鍔曰易有殷薦禮有殷奠則殷為盛多之義殷見者合衆多之國而來見其來必同故謂之同也

秋官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注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馬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司馬法曰

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　疏下文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殷國與巡守連文明同是十二歲若王巡守何須殷同明不巡守乃殷同也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注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覲東后是也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

夏官職方氏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注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　疏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内國城外即為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為之故

有戒令之事

蕙田案大宗伯之殷見職方氏之殷國其禮一也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廵守殷國掌客亦有王廵守殷國之文葢十二歲王不廵守則當殷國殷國之期與廵守同非廵守即是殷國也職方氏王將廵守則戒于四方王殷國亦如之可見本非一事先儒或合為一者非

秋官小行人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疏朝覲宗遇會同即諸侯之賓故云君之禮

右會同名義

春官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注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王人職有宗祝以黄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大山川與 疏王與諸侯會同或在畿內或在畿外亦告廟而行云造者以其非時而祭造次之事也曲禮云出必告反必面據生時人子出入之法今王出行時造于廟遷廟主行反行還祭七廟非時而祭曰奠

李氏嘉會曰大師先社後廟會同先廟後社大師屬陰會同屬陽故也

右會同告祭

地官牛人凡會同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注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任猶用也

縣師若將有會同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稍人若有會同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注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

於司馬邦國都鄙稍甸郊里惟司馬所謂以其法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以書令之耳其所謂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于司馬也

王氏詳說曰縣師之掌遍于王畿之間稍人之掌止於三等之采地縣師受法于司馬稍人又從而受司馬之法於縣師以見小大之相維也

廩人凡邦有會同則治其糧與其食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　疏此會同師役皆有軍人給糧食故須治之使均給之也

鄭氏鍔曰遠者治其糧莊子言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云朝食

于梂左氏云食時而至蓋言近也

夏官司右凡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注合比屬其次第相安習也車亦有卒伍

蕙田案周制以會同為邦之大事與軍旅田役並稱不惟須衆庶以為用而馬牛車輦旗鼓兵器皆不得以不備其在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則縣師以司馬之法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其在三等采地則稍人以縣師之法作

其同徒輂輦皆帥而至以聽令于司馬在途則廩人儲糧食以均給之此惟會同在境外乃有之

夏官大司馬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注帥師以從王黄氏曰宿衛則宫伯掌其政令扈從則司馬掌其政令前漢郎官宿衛屬光禄勲後漢又屬馬

蒐田祭此士庶子乃宿衛之官宫伯職云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若邦有大事作宫衆則令之蓋平時掌于宫伯有事總于司馬

與縣師所起之衆庶不同

司士凡會同作士從注作士從謂可使從于王者

諸子會同賓客作羣子從注從于王也使國子從王也疏作使

校人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注毛馬齊其色也頒授當陳之

司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至之儀注物弓弩矢箙之屬

右會同先事戒具

地官遺人凡會同掌其道路之委積

司市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注市司司市也價買也會同師役必有市者大衆所在來物以備之疏賈師知物價故使從王氏昭禹曰如此則師衆所聚無賤價貴賈以傷民財之患矣

賈師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注價買也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令賣買師帥其屬而更相代直月為官賣之均勞逸

右會同在路委積及市政

秋官掌客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

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注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犢繭栗之犢也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凡賓客則皆角尺令者掌客令主國也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

觀承案殷見與殷國是一事殷國與巡守是二事十二年王當巡守如有故不巡守則行殷國之禮是殷國乃巡守之變蓋巡守王出巡侯國殷國則諸侯來會京師也今掌客所云似殷國亦王自行者按職方氏疏殷國所

在無常或向畿外侯國為之是不必專在京師則王亦有所過之國可知矣

禮記禮器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

郊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貴誠之義也

右會同所過供膳

周禮春官典路凡會同以路從注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疏衣裳之會王乘金路兵車之會王乘革路王雖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皆從惟玉路祭祀之車尊不出其餘皆出以華國也

車僕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注巡守及兵車之會則王乘戎路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

司常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注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巡守兵車之會王乘戎路皆建其大常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

王氏曰會同賓客各建其旗者衆之所會使各視旗而知所從焉

夏官司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注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司戈盾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貳車之戈盾授旅賁

及虎士戈盾注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　疏軍旅會同皆貳車貳皆有車右故授之以戈盾王所乘車有車右故建戈盾授旅賁氏及虎士戈盾者衛王故也

戎右會同充革車注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充之者謂居左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　疏尊者左載王既不乘故戎右居左贊王處曲禮注云君在惡空其位也

王氏與之曰會同雖以乘車會而革路亦為從車故充革路之右者戎右也鄭以充之者為居左殆失之

齊右掌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注齊車金路王自整齊之車也前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陪乘參乘謂車右也

右會同車旗

天官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注故書枑為柜鄭司農云梐枑梐也柜受居溜水涑橐者也杜子春讀為梐枑梐枑謂行馬元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

設車宮轅門注謂王行止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疏謂仰兩乘車轅相向以表門

為壇壝宮棘門注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堳埒以為宮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為門杜子春云棘門或為材門

為帷宮設旌門注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帷為宮則樹旌以表門

無宮則共人門注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

幕人凡朝覲會同共其帷幕幄帟綬注共之者掌次當以張

掌次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注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疏若四時常朝在國內今言朝覲會同為會同而來故在國外

夏官司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注藩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

鄭氏鍔曰王之所舍設梐枑再重以為藩又於梐枑之外設藩盾欲以為衛故行則斂而藏之

右會同次舍

秋官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注合諸侯謂有

事而會也為壇于國外以命事宮謂壝土以為墻處所謂為壇壝宮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于東郊則為壇于國東夏禮日于南郊則為壇于國南秋禮山川丘陵于西郊則為壇于國西冬禮月四瀆于北郊則為壇于國北旣拜禮而還加方明于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王廵守殷國而同則其為宮亦如此與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爾雅曰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昆侖丘謂三重　疏三成者三重重高一尺

蕙田案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與此文互相見

陳氏禮書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會同之禮行於國外國外壝土為宮方三百步旁各一門中為壇而

三成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旁一門則棘門矣壇三成則三重矣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矣深四尺則一等一尺矣春宫於東夏宫於南秋宫於西冬宫於北加方明於壇上天子既拜日禮月與山川邱陵則祀方明既祀方明則見諸侯諸侯上介奉其君之旂置于宫尚左左氏曰會有表鄭氏謂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公侯先伯

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然覲禮不言壇揖而鄭
氏曰前三揖者以其宫四門而位尚左與明堂位相
類故也不言侯氏奠玉降拜升拜而鄭氏曰公奠玉
于上等降拜于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
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升成拜皆于奠玉之處
者以其致命王受之玉降拜升拜與覲于廟相類故
也掌次王合諸侯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鄭氏謂
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宫待事之處賈公彦謂大

次去壝遠小次去壇近其説是也壇域君子所設以行禮者也故去祧有壇凡祭天及日月方望之類皆有壇齊侯為柯之盟有壇公羊曰莊公升壇是也諸侯適隣國有壇左氏曰（襄二十六年）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是也大夫士去國為壇位鄉國而哭魯公孫歸父聘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是也況王者之會諸侯乎司儀言將合諸侯令為壇則凡巡狩於方岳之下皆有壇壝宮矣

右會同壇壝宮

天官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 注助王受此四者大會同或於春朝或以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玉幣諸侯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禮之于阼階上 疏諸侯四時常朝不稱大令朝覲稱大者諸侯為大會同而來故稱大朝覲

小宰以法掌會同之戒具 注法謂其禮法也

地官師氏凡賓客會同王舉則從 注舉猶行也

保氏凡賓客會同王舉則從

春官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注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

肆師大朝覲佐擯注為承擯疏謂大會同朝覲時

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會同亦如之

司几筵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疏此朝覲言大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

大史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注先習録之也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注將送也詔王告王以禮事疏王與諸侯行禮之時大史執禮書以告王使不錯誤

小史大會同佐大史

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注虎賁氏居前後雖羣行亦有局分

旅賁氏凡會同賓客則服而趨注服而趨夾王車趨也會同賓客王亦齊服服衮冕則此士之齊服服玄端

秋官大司寇凡朝覲會同前王疏司寇在王前為導也

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宫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

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婚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也　疏詔告也謂諸侯各就位立王在壇亦立司儀乃告王降壇南向見諸侯乃揖之先疏後親為次按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今此先庶姓後同姓者直據揖之儀容從下至高不據盟之先後也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　注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上等中等下等謂所奠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有十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諸侯各于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玉　疏堂上二丈四尺王立之處并祀方明之所公奠玉于上等降拜于中等侯伯奠玉于中等降拜于下等子男奠玉于下等降拜于地乃升成拜皆于奠玉之處知有

降拜升成拜者約燕禮臣得君酬酒皆降拜君使小臣辭之乃升成拜明此王禮亦然也王既受玉約聘禮亦當側授宰玉

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注將幣享也禮謂以鬱鬯祼之也皆于其等之上

詩小雅車攻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傳言諸侯來會也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

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注鄭曰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元端也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

右行禮之節

周禮天官宰夫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注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膳獻禽羞俶獻也飲食燕饗也飧客始至所致禮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惟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

秋官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注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焦饗之莫適用也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疏如其命數者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是也

蔡氏德晉曰十二牢牛羊豕各十二也庶羞之具百物之品咸備即膳夫六穀六清八珍羞百有二十品醬百有二十甕也凡饗諸侯亦設王之席如燕禮設公席于阼階西向是也專饗之禮則王之獻數亦如賓之獻數記所謂降尊以就卑也合饗之禮則以諸侯長一人為賓其獻數亦如王之獻數此則以尊而從卑也

蒐田秦饗禮見前

右會同牢禮

天官外府凡會同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

右會同賜予

天官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注 敦盤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鄭司農云玉敦歃血玉器 疏祭祀之時有黍稷故敦中盛黍稷今盟無黍稷敦中宜盛血牛耳宜在盤

地官封人大盟則飾其牛牲 注 大盟會同之盟

夏官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 注 鄭司農云敦器名也辟法也玄謂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 贊牛耳桃茢 注 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元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桃鬼所畏也茢苕帚所以掃不祥

射鳥氏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亦如之注烏鳶善鈔盜便汗人　疏會同有盟詛之禮殺牲之事故須敺烏鳶

秋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注涖臨也天府祖廟之藏　疏大盟約者謂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與盟所有約誓之辭

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注六官六卿之官也貳副也

鄭氏鍔曰大盟約所以結諸侯之信司盟掌其書刑官不親涖之則人無所畏大史掌邦之典法則之貳以待逆者也內史掌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者也司會掌邦之典法則之貳以逆治者也六官六卿之長皆

使受盟書之貳重其事故藏之也謹備其失墜故貳之者衆

司盟掌盟載之法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注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以授六官

蕙田案明神覲禮所云方明謂上下四方之神

陳氏禮書司盟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

載書左氏曰不協而盟又曰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
爾大神則凡會同不必皆盟也鄭氏以會同必盟方
明之設為盟而已其說拘矣方明之制方四尺之木
設上下四方之色上圭以象天神之制用下壁以象
地示之居體東圭而南璋西琥而北璜各象其方而
體之天子拜日禮月與四瀆山川丘陵畢則升壇以
祀方明既而退方明以朝諸侯其或盟則復加方明
于壇上而以載辭告之漢律歷志引書伊訓曰太甲

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其文與今書不同不可考也

右會同盟約

春官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注肄習也故書肄為肆儀為義杜子春讀肆當為肄義為儀若今時肄司徒府也小宗伯主其位　疏禱祠須豫習威儀而為之當習威儀之時則小宗伯為位

右會同禱祠

夏官射人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注諸侯來至王使公卿有

事馬則作大夫使之介也有爵者命士以上不使賤者
疏作使也王使公卿有事于會同則射人使大夫為上介使凡有爵者命士以上為衆介也

蕙田案此因會同而行賓射之禮故有介大夫為上介士為衆介禮之常也

右會同而射

秋官象胥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注謂諸侯以王有軍旅之事使臣奉幣來問

欽定義疏此謂王有軍旅會同之事而諸侯不從者王

或在京師或在畿外諸侯各使卿大夫勞問于王所則受其幣而賓禮之

右諸侯來問

春官小祝凡小會同掌事焉注小會同謂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

夏官小司馬凡小會同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疏小會同謂諸侯使卿大夫來聘王使卿大夫與之會同

右小會同

蒐田橥會同之禮或在境內或在境外其在

境外則先期職方氏戒于四方令各修其職

事及將出天子造于廟宜于社大司馬帥士

庶子以從王縣師以司馬之法作其衆庶馬

牛車輦梢人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輂俱

聽令于司馬牛人共兵車之牛以載公任器

司右合車之卒伍而比屬之校人毛馬而頒

之司弓矢頒弓弩各以其物王舉則師氏保

氏從司士作士諸子作羣子以從過大山川
宗祝以黄金勺前馬而用事焉在道則廪人
治軍人之糧食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司市及
賈師治其市政所過之國膳王牲牘令百官
百牲皆具王所舍設梐枑再重其外設藩盾
有險則設車宫轅門平地則為壇壝宫棘門
及會同之所前期度宫方三百步旁各一門
中為壇三成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幕人共帷

幕幄帟掌次張大次小次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其日雞人夜嘑旦以嘂百官司几筵設黼依莞筵左右玉几天子乘金路典路及車僕以餘路從司常建大常虎賁氏先後王而趨旅賁氏禮服以從天子冕而執鎮圭搢大圭帥諸侯朝日于東門外此謂春會同也夏則禮日于南門外秋則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冬則禮月于北門外其餘並同反祀方明于壇上禮畢乃覲諸侯天子負

黼依而立大司冠前王大宗伯為上擯肆師
為承擯士擯三人諸侯各就其旂而立司儀
詔王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
同姓擯者延侯氏升侯氏升奠玉降拜升成
拜其儀如覲禮三享亦如之大史執書詔王
禮事小史佐之大宰贊王受玉幣王獻王禮
諸侯太宰贊王爵事畢若有盟約之事封人
飾牛牲王府共珠槃玉敦射鳥氏以弓矢敺

烏爵乃進加方明于壇上司盟北面讀載書詔明神大司寇涖之戎右執玉敦贊牛耳桃茢諸侯既歃血畢大史内史司會及六官之長受載書之貳藏之若會同在國内者則當朝之諸侯先行朝覲于朝廟已乃為壇于郊外合諸侯其儀與上同

五禮通考卷二百二十四

五禮通考卷二百二十五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賓禮六

三恪二王後

蕙田案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而春秋傳又有以備三恪之文後之說者各不同有以二王之前

復立三恪并三與二為五代者鄭康成劉熹崔靈恩之說也有以二王之前止立一代二王即在三恪之內者杜預魏收杜佑之說也漢魏以前多主鄭說唐宋以後多主杜解案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而封夏殷之後則薊祝陳為三恪而先封杞宋為二王後而後封其禮盖有別矣然二王之後得用其先代之禮樂正朔服色

天子以賓禮待之爵為上公而三恪則否故孔子學夏殷之禮必徵諸杞宋又謂杞宋為天子之事守春秋傳皇武子稱宋先代之後于周為客而薊祝陳諸國不聞別有異數也三恪以代遠故先封而其禮數從殺二王後以代近故後封而其禮數從厚鄭氏之說固不可易也然後世多主三代為三恪者蓋成周之世去古尚近而始祖后稷又出自黄帝

仕于堯舜之時故求其後而立之後世去古寖遠其先代之遠者又無如軒轅唐虞之功德則追三代之後而封之已足致尊崇之意三恪之封固難行之近代也而猶欲沿三恪之名此所以從杜而不從鄭也今採經傳諸書以見三代以上之禮而後世追封先代之事附焉

禮記郊特牲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

代注過之遠難法也二或為三孫以不肖滅亡見在子孫又無 疏天子繼世而立子功德仍須存之所以存二代之後者猶尚尊其往昔之賢所取法象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按云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讐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如鄭此言公羊自據二王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熊氏云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遠存黃帝者取其制作之人故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義當然也

蕙田案五經異義所引左氏說與杜解不同

蓋劉歆賈逵諸儒之說在杜征南以前

孫氏曰立前代之後以統承先王者自古有此法也有虞氏之時棄為高辛之後故得祭天詩所謂后稷肇祀是也丹朱為唐堯後作賓於虞書所謂虞賓在位是也至夏后時則丹朱商均之子孫皆為二王後湯為夏氏立後經傳雖不載然有商之興固當以禹之裔為二王後無疑矣仲虺之誥稱湯之德有曰茲率厥典言其能率循舊典不易故常也豈其於崇德

象賢之事獨不稽古乎至周則封微子於宋至封舜後於陳封東樓公於杞亦必因成湯封舜禹之後於陳杞可以推知也

周禮春官司几筵筵國賓于牖前左彤几

蕙田案國賓馬融以為二王後

何氏休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

通典王者立三恪二王之後者欲通師法之義其前

代之後使之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正朔服色此得通三正也

通典三恪議三恪二王之義有三説焉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為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黄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通已用六代之樂一云二王之前但立一代通二王為三恪此據左傳但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存三恪者所敬之道不過

於三以通三正三云二王之後爲一恪妻之父母爲二恪夷狄之君爲三恪此據王有不臣者三而言之

不臣二王後者尊敬先王通三正之義故書有虞賓在位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明天下非一家所有敬讓之至故封建之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以事先祖故孔子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不臣妻父母者妻之言齊與己齊體共承先祖故尊其父母春秋左氏傳云紀季姜歸於京師稱字者子尊不加父母妻與己齊體故夫不得臣之四夸之君不臣者尚書大傳曰越裳氏獻白雉周公辭不受曰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也案梁崔靈恩云三義之說以

朔不施則君子不臣也

初爲長何者禮記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

二代又詩云二王之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為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黄帝堯舜下同殷夏為三恪也按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據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為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據二代之後即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即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蓋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能名黄帝列序星

辰正名百物自以功齊萬代師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契三二之數實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敬必由舊因取通巳為三正也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録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足知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為三恪焉

蕙田案崔靈恩之議正矣杜君卿不從之者因唐世以周隋為二王後并後魏為三恪不

用鄭氏義故也其稱武王所封非歷代通法

良然

右通論

書益稷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傳虞賓丹朱也二王後故稱賓

竹書紀年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讓不克遂封朱于房為虞賓三年舜即天子之位

通典虞舜以堯子丹朱為賓曰虞賓而不臣之

蕙田案路史炎帝參盧是曰榆罔居空桑禮

于有熊氏黄帝乃封參盧于路而崇炎帝之祀于陳此追崇先代之始經傳不載附見于此

右虞

史記五帝本紀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其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集解譙周曰以唐封堯之子以虞封舜之子　索隱曰漢書律歷志云封堯子丹朱於丹淵為諸侯商均封虞在梁國今虞城縣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定州唐縣堯後所封宋州虞城縣舜後所

封也

春秋哀公元年左氏傳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注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思有虞君也

右夏

詩商頌那我有嘉客亦不夷懌朱子集傳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

春秋昭公八年左氏傳史趙對晉侯曰自幕至于瞽瞍

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注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于遂　疏三年傳云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則遂在直柄之後故云蓋殷興存舜之後而封之也言舜有明聖之德其德流及于遂

史記夏本紀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湯封夏之後正義曰括地志云夏亭故城在汝州郟城縣東北五十四里蓋夏后所封也

右商

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

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注及當為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

禮運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注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

春秋襄公二十有五年左氏傳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注閼父舜之後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注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

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疏鄭元以杞宋為二王之後薊祝陳為三恪杜以周封夏殷之後為二王後又封陳并二王後為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三恪則以陳備三恪而已若遠取薊祝則陳近矣何以言備以其稱備知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二代之後則各自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降恪敬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雖通二代為三其二代不假稱恪惟陳為恪耳

蕙田案以二代之後為三恪起于杜預疏家雖曲為之解然云二代不假稱恪惟陳為恪則三恪與二王後究不得併而一之矣

觀承案杞宋自是二王後薊祝陳當為三恪

左氏云封滿於陳以備三恪者薊祝在先是二恪又封陳乃合為三故云以備似不得因此一字而生别解至云妻之父母為一恪夷狄之君為一恪與二王後為三恪者更不經之甚矣若通典所論亦是後代之法與古不同奚足以軌周人之定典乎

昭公八年左氏傳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

注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諸陳紹舜後

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注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

疏禮弔喪之法皆主人拜其弔者謝其勤勞弔者不荅拜以其為事而來不自同于賓客此皆據敵體以上若其臣下來弔則主人不拜宋是先代之後王以敵體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則否

詩周頌振鷺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傳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客二王之後　箋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

朱子集傳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朱子集傳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

有客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疏言見于祖廟必是助祭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傳萋且敬慎貌

朱子集傳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于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朱子集傳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朱子集傳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書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

寛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兹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列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史記周本紀武王十一年伐紂封商紂子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罷兵西歸武王追思先聖

王乃襃封神農之後于焦黄帝之後于祝帝堯之後于薊帝舜之後于陳大禹之後于杞武王崩成王少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誅武庚以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

陳杞世家陳胡公滿者虞舜帝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嬀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嬀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之世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于陳以奉舜

杞是為胡公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絶周武克殷紂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索隱曰杞國名也東樓公謚號也不名者並史先失耳宋忠曰今陳留雍丘縣故地理志云雍丘縣故杞國周武王封杞後為東樓公是也

孔叢子陳王曰周存二代别有三恪其事云何答曰封夏殷之後以為二代紹虞帝裔備為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别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答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

蕙田案孔叢子偽書出于魏晉以後不足信

右周

漢書武帝本紀元鼎四年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祭地兾州瞻望河洛廵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廼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梅福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

成帝本紀綏和元年春二月癸丑詔曰盖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而祭

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為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為公及周承休侯皆為公地各百里

梅福傳成帝久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陛下誠

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孫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始元帝時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

守其社稷者絶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絶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絶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云

平帝本紀元始四年春正月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

續漢書百官志光武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十三年改常為衛公安為宋公以為漢賓在三公上

蕙田案兩漢以殷周後為二王後

又案王莽傳以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為賓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為章平公亦為賓殷後宋

公孔宏運轉次移更封為章昭侯位為恪夏後遼西姒豐封為章功侯亦為恪莽所為僭亂不足道然其以周漢後為賓夏殷後為恪則依仿周禮而為之可見漢儒皆分三恪二王後為二也

右兩漢

三國志魏文帝本紀黄初元年冬十一月癸酉以河内之山陽邑萬户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

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為列侯

明帝本紀青龍二年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追謚山陽公為孝獻皇帝葬以漢禮

裴松之注獻帝傳追謚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册贈璽綬命司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光禄大夫鴻臚為副將作大匠復土將軍營成陵墓及置百官羣吏車旗服章喪葬禮儀一如漢氏故事喪葬所供羣官之費

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為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為魏
賓八月壬申葬于山陽國陵曰禪陵置園邑葬之日
帝制錫衰弁絰哭之慟適孫桂氏鄉侯康嗣立為山
陽公

王肅傳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
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
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
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

優崇而不臣既至其甍襯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
于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
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
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兄在而使稱皇明非
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
不從使稱皇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

蕙田案王子雍建議奪漢獻之帝號何無舊
君之思邪雖湛深經術不足多也

陳留王本紀景元四年冬十一月蜀主劉禪降咸熙元年三月封劉禪為安樂公

蕙田案魏以漢後為賔又案晉劉熹議稱衛公署於前代為二王後則魏葢以周漢後為二王後也

右魏

通典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遣太僕劉原告太廟封魏帝常道鄉公奐為陳留王詔曰明德昭融遠鑒天命欽象

歷數用禪厥位敢咨詢故訓以敬授青土於東國永爲晉賔載天子旌旗乗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以承王顯祖之禋祀又詔王上書不稱臣答報不爲詔一如賔禮

晉書武帝本紀泰始元年十二月賜山陽公劉康安樂公劉禪子弟一人爲駙馬都尉　二年夏五月戊辰詔曰陳留王操尚謙冲每事輙表非所以優崇之也主者喻意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

通典泰始三年太常上言博士祭酒劉憙等議漢魏為二王後夏殷周之後為三恪衛公署於前代為二王後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祭祀制度宜與五等公侯同有司奏陳留王山陽公為二代之後衛公備三恪之禮易稱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此則以三為斷不及五代也

蕙田案以二王後并于三恪始于泰始之奏

杜征南解左傳蓋用當時之制

晉書明帝本紀太寧三年秋七月詔曰三恪二王世代之所重興滅繼絶政道之所先禋祀不傳甚用懷傷主者其詳議諸應立後者以聞

成帝本紀咸康二年冬十月詔曰歴觀先代莫不褒宗明祀賓禮三恪故杞宋啓土光于周典宗姬侯衛垂美漢册自頃喪亂庶邦殄悴周漢之後絶而莫繼其詳求衛公山陽公近屬有履行修明可以繼承其祀者依舊典施行

通典升平元年陳留王曹勵表稱廢疾積年不可以奉祭祀請依春秋之義求以立後大學博士曹耽議春秋之義後立子以貴不以長蓋以為宗廟主故也晉公族穆子有廢疾以讓其弟衛襄公嗣子縶足不能行立其弟晉衛皆廢嫡立庶者明臣之義終無執祭朝見之期以之居位違犯情禮故也禮有故使人攝祭非終身疾者勵為君王故事未有諸侯以疾去國成比胡訥議孟縶立弟異於陳留二王之後禮不宜廢太常王彪之奏

臣按納耽二議為許其所陳也各無明文臣以為經史所記未有南面稱孤而以疾病退為庶人者也勵纂封先代近四十年位在朝賓令以疾退既廢之後若同人庶則名賤而役廝處以朝官則職替而班下以舊禮則制重而無位量兹三義莫知其禮宗廟享祭禮有假攝古今依禮行之有由來矣

孝武帝大元十二年博士庾宏之等議陳留王前代之後遇以上賓之禮皇太子雖國之儲副在人臣之位令

謂班次宜在王下又按僕射王彪之以為禪讓之始王與繼嗣之末孫降殺殊矣是以春秋之會杞不異列宋不殊位令陳留王朝會自任其來則無繩墨之準既以來朝則應有常次至於大會升殿雖在上位然無殊別之座名同朝錄將事有例且朝錄蓋是紀官名之簡制曰可時陳留嗣王薨王彪之議山陽公薨故事給絹二百疋山陽於令稍遠令可特給布絹二百疋錢三十萬宜小優於山陽也

晉書荀奕傳奕補散騎常侍侍中時將繕宮城尚書符

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奕駁曰昔虞賔在位書稱其美詩咏有客載在雅頌令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荅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體國之髙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閭僕射孔愉難奕以為昔宋不城周春秋所譏特蠲非體宜應減夫奕重駁以為春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於地新有子朝之亂於是諸侯逋替莫率職宋之於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巳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

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為宜除於國職為全詔從之

蕙田案晉以漢魏後為二王後并周後為三恪

右晉

宋書高祖本紀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即皇帝位封晉帝為零陵王令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晉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用晉典上書不為表答表

不稱諂　二年秋九月己丑零陵王薨車駕三朝率百僚舉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太尉持節監護葬以晉禮

荀伯子傳伯子遷散騎常侍本邑大中正上表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以為疑昔武王克商封神農之後于焦黃帝之後于祝帝堯之後于薊帝舜之後于陳夏後于杞殷後于宋杞陳並為列國祝薊焦無聞焉斯則褒崇所承優于遠代之

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世事亦有徵晉太始九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内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之一人駙馬都尉又太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劉熹等議稱公署于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陳留王之上上從之

蕙田案宋以魏晉後為二王後又禮志稱元嘉十一年皇太子出會升在三恪上盖以漢

後備三恪也

南齊書高帝本紀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即皇帝位封宋帝為汝陰王築宮丹陽縣故治行宋正朔車旗服色一如故事上書不為表答表不稱詔五月己未汝陰王薨追謚為宋順帝終禮依魏元晉恭帝故事冬十月丙子立鼓城劉引為汝陰王奉宋帝後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即皇帝位封齊帝為巴陵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齊

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用齊典巴陵王薨于姑孰追謚爲齊和帝終禮一依故事

大同六年夏四月癸未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勿令細民妄相侵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即皇帝位詔曰

禮陳杞宋詩詠二客弗臣之重歷代斯敦梁氏欽若人祇憲章在昔濟河沈璧高謝萬邦茅賦所加宜遵舊典其以江陰郡奉梁主為江陰王行梁正朔車旗服色一依前準宮館資待務盡優隆

蕙田案齊梁陳皆以所承之代為賓

北齊書孝昭帝本紀皇建元年秋八月甲午詔曰昔武王克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宏古典但二王三恪義說不同

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魏收傳收轉中書監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為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元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

蕙田案北齊以元氏司馬氏為二王後通曹魏為三恪

周書明帝本紀二年九月甲辰封少師元羅為韓國公

以紹魏後

元偉傳太祖天縱寛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保全之内外任使布于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緒明武纉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枝葉榮茂足以逾于前代矣然簡牘散亡事多湮落今録其名位可知者附于此云柱國大將軍太傅大司徒廣陵王元欣柱國大將軍特進尚書令少師義陽王元子孝尚書僕射馮翊王元季海七兵尚書陳郡王元玄大將軍淮安王元育大

將軍梁王元儉大將軍尚書令少保小司徒廣平郡公
元贊大將軍納言小司空荆州總管安昌郡公元則侍
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少師韓國公元羅侍中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㑹郡公元正侍
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洵州刺史宜都
郡公元頽子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鄯州刺
史安樂縣公元壽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
衛將軍遂州刺史房陵縣公元審

右南北朝

隋書高祖本紀開皇元年春二月巳巳以周帝為介國公邑五千戸為隋室賓旌旗車服禮樂一如其舊上書不為表答表不稱詔周氏諸王盡降為公

煬帝本紀大業四年冬十月辛亥詔曰昔周王下車首封唐虞之裔漢帝承歷亦命殷周之後皆所以褒立先代憲章在昔朕嗣膺景業旁求雅訓有一宏益欽若令典以為周兼夏殷文質大備漢有天下車書混一魏晉

沿襲風流未遠並宜立後以存繼絶之義有司可求其

冑緒列聞

蕙田案隋以周後為賓

右隋

通典唐武德元年五月詔曰革命創制禮樂變于三王

修廢繼絶德澤隆于二代其以莒之酅邑奉隋帝為酅

國公正朔服色一如舊章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二年八月辛丑立二王後廟置國

官
通典二年秋八月制曰二王之後禮數宜崇寢廟不修
廪餼多闕非所以追崇先代式敬國賓可令所司量置
國官營立廟宇
永昌元年十一月制以周漢之後為二王仍封舜禹成
湯之裔為三恪
神龍元年五月制宜依舊以周隋為二王後
天寶八載七月封後魏孝文十代孫元伯明為韓國公

以備三恪

唐書元宗本紀天寶九載九月辛卯以商周漢為三恪

王勃傳勃謂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數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黄帝至漢五運適周土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隋短祚乃斥晉魏以降非真主正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家千歳歴武后時李嗣真請以周漢

為二王後而廢隋周中宗復用周隋天寶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有崔昌者采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歷請承周漢廢周隋為閏右相李林甫亦贊佑之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閻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矣于是元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廢介酅公尊周漢為三王後以商為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崔昌太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員外郎

十二載五月己酉復魏周隋為三恪

王勃傳楊國忠為右相自稱隋宗建議復用魏為三恪周隋為二王後酅介二公復舊封貶崔昌烏雷尉衛包夜郎尉閻伯璵涪川尉

蕙田案唐以周隋為二王後通後魏為三恪中間雖有更改皆不久而罷

右唐

五代史梁太祖本紀開平二年春二月戊寅封鴻臚卿

李崧萊國公為二王後冬十二月己亥以介國公為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為二王後

蕙田案後梁以隋唐後為二王後通周後為三恪

晉高祖本紀天福二年春正月封唐宗室子為公及隋酅公為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天福四年秋九月癸未封李從益為郇國公以奉唐後

蕙田案後晉亦以隋唐為二王後通周後為

三恪

漢高祖本紀天福十二年夏五月甲午以郇國公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

右五代

宋史禮志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四日詔曰封二王之後備三恪之賓所以示子傳孫興滅繼絶夏商之居杞宋周隋之啟介酅古先哲王實用兹道矧予凉德歷試前朝雖周德下衰勉從於禪讓而虞賓在位豈忘於忝嘗

其封周帝為鄭王以奉周嗣正朔服色一如舊制又詔曰矧唯眇躬逮事周室謳歌獄訟雖歸新造之邦廟貌園陵豈忘舊君之禮其周朝嵩慶二陵及六廟宜令有司以時差官朝拜祭饗永為定式仍命周宗正卿郭玘行禮

太祖本紀開寶六年三月乙卯朔周鄭王殂于房州上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曰恭帝命還葬慶陵之側陵曰順陵

禮志仁宗天聖六年錄故虢州防禦使柴貴子肅為三班奉職七年錄故太子少傅柴守禮孫詠為三班奉職其後又錄柴氏之後曰熙曰愈曰若拙曰上善並為三班奉職曰餘慶曰誠為州長史助教曰貽廓等十一人復其身仍各賜錢一萬又錄世宗曽孫揆柔及貴曽孫日宣守禮曽孫若訥皆為三班奉職

仁宗本紀嘉祐四年四月封柴氏後為崇義公給田四十頃以奉周室祀

禮志嘉祐四年著作郎何鬲言舜受堯禹受舜之天下而封丹朱商均以為國賓周漢以降以及於唐莫不崇奉先代延及苗裔本朝受周天下而近代之盛莫如唐自梁以下皆不足以崇襲臣願考求唐周之裔以備二王之後授以爵命封縣立廟世世承襲永為國賓事下太常議曰古者立二王後不唯繼絶兼取其明德可法五代草剏載祀不永文章制度一無可考上取唐室世數已遠於經不合惟周則我受禪之所自義不可廢宜

訪求子孫如孔子後衍聖公授一京官爵以公號使專奉廟饗歲時存問賜之粟帛牲器祭服每遇時祀並從官給其廟宇亦加嚴飾如此則上不失繼絶之義度之於令亦簡而易行從之四月詔曰先王推紹天之序尚尊賢之義襃其後嗣賓以殊禮豈非聖人稽古報功之大典哉國家受命之元繼周而王雖民靈欣戴歷數允集而虞賓將遜德美丕顯頃者推命本始襃及支庶每遇南郊許奏白身一名充班行恩則厚矣而義未稱將

上采姚姒之舊畧循周漢之典詳其世嫡優以公爵異其仕進之路申以田土之錫俾廟寢有奉饗祀不輟庶幾乎春秋通三統厚先代之制矣宜令有司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室祀事如白身即與京主簿如為班行者即比類換文資仍封崇義公與河南府鄭州合入差遣給公田十頃專管勾陵廟應緣祭饗禮料所須皆從官給如至知州資序即别與差遣却取以次近親令襲爵授官永為定式八月太常

禮院定到內殿崇班相州兵馬都監柴詠於柴氏諸族最長詔換殿中丞封崇義公簽書奉寧軍節度判官事以奉周祀又以六廟在西京而歲時祭饗無器服之數令有司以三品服一四品服二及所當用祭器給之

熙寧四年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司馬光言崇義公柴詠祭祀不以儀式周本郭姓世宗后姪為郭氏後令存周後則宜封郭氏子孫以奉周祀帝閱奏問王安石安石曰宋受天下於世宗柴氏也帝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安

石曰為人後於異姓非禮也雖受天下於郭氏豈可以天下之故而易其姓氏所出帝然之

蕙田案宋承天下于周周故郭姓世宗乃養子所承者郭氏之天下非柴氏之天下也宋立周後而不立郭氏不明傳緒之正涑水之論極為正大乃信安石之言而不用惑哉

五年正月柴詠致仕詠長子早亡嫡孫夷簡當襲太常禮院言夷簡有過合以次子西頭供奉官若訥承襲詔

以若訥為衛尉寺丞襲封崇義公簽書河南府判官廳

公事

徽宗本紀重和元年閏月丙子詔周柴氏後已封崇義

公復立恭帝後以為宣義郎監周陵廟世世為國三恪

禮志政和八年徽宗詔曰昔我藝祖受禪於周嘉祐中

擇柴氏旁支一名封崇義公議者謂不當封周然禪國

者周而三恪之封不及禮蓋未盡除崇義公依舊外擇

柴氏最長見在者以其祖父為周恭帝後以其後世世

為宣義郎監周陵廟與知縣請給以示繼絕之仁為國二恪永為定制

蕙田案徽宗於柴氏崇義公之外復立周後為二恪然所立者仍柴氏非郭氏也蓋終宋之世未加禮于郭氏之後矣

紹興五年詔周世宗元孫柴叔夏為右承奉郎襲封崇義公奉周後二十六年叔夏升知州資序別與差遣以子國器襲封令居衢州朝廷有大祀則入侍祠如故事

其柴大有柴安宅亦各補官

理宗本紀淳祐九年春正月庚申詔周世宗八世孫柴彦頴補承務郎襲封崇義公

禮志時又求隋唐及朱氏李氏石氏劉氏郭氏之後及吳越荆南湖南蜀漢諸國之子孫皆命以官使守其祀

蕙田案宋惟立周後為恪不及先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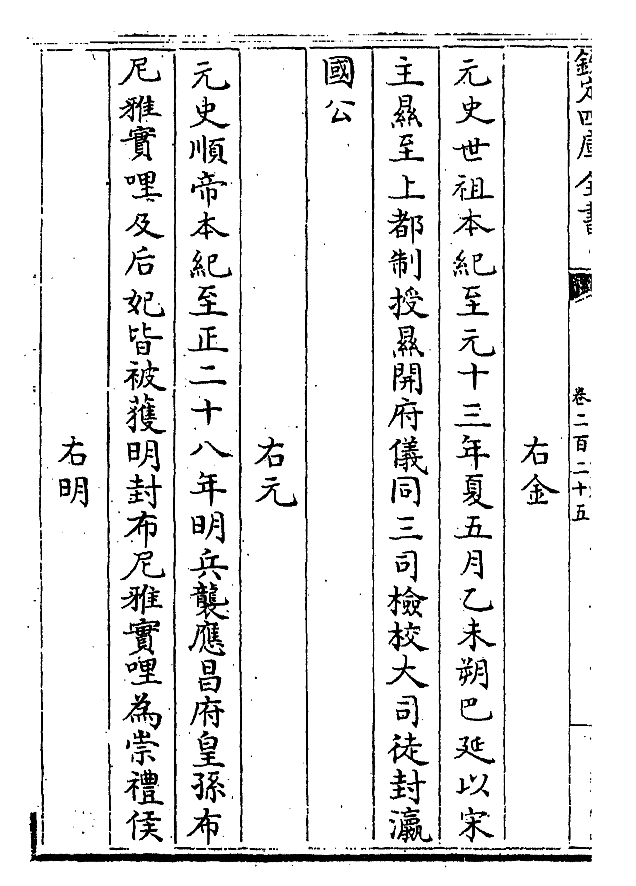
右宋

金史太宗本紀天會三年八月遼主延禧入見降封海

濵王　六年八月以宋二庶人入見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

熙宗本紀皇統元年二月改封海濵王耶律延禧為豫王昏德公趙佶為天水郡王重昏侯趙桓為天水郡公十二月天水郡公趙桓乞本品俸詔賙濟之　三年八月詔給天水郡王孫及天水郡公壻俸禄

蕙田案金以遼延禧宋欽宗及僞齊劉豫為三恪豫宋之叛臣不足道也今畧之



右金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三年夏五月乙未朔巴延以宋主㬎至上都制授㬎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

右元

元史順帝本紀至正二十八年明兵襲應昌府皇孫布尼雅實哩及后妃皆被獲明封布尼雅實哩為崇禮侯

右明

明大政記洪武七年九月丁丑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遇秋而零落氣之所感猶知榮悴況于人乎崇禮侯布尼雅實哩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思宜遣之還于是厚禮而歸之

蕙田案元明封前代之後不立為恪

右明

五禮通考卷二百二十五